

旅歐文集

楊恩林



旅 歐 文 集

序 言

今年(1996)秋天,德國的一些報紙,登載着對馬可波羅懷疑的事,甚至說根本沒有馬可波羅其人。所謂的“馬可波羅行記”, (Marco Polos Reisebericht)是從波斯中古的文獻中抄錄來的。詳見世界報(Die Welt)96年8月21日版。關於這個新發現,近在德國的電視中也放映過。事出有因,值得我們反思。

我在“泛論中國與歐洲文化的關係”一文中也曾談到:“《馬可波羅行記》(亦稱《東方見聞錄》)在歐洲流傳既廣且久,幾乎後來歐人每寫一本書或一文論及中國,都一定要提到馬可波羅。”

他們把我國的蘆溝橋都叫做“馬可波羅橋”了。有時我和歐洲友人在戲言中說:“那未來茵河、易北河、多瑙河上的橋也可稱為《恩霖橋》了,因為我在這些橋上的時間次數,比馬可波羅在蘆溝橋上長而且多了——自五十年代起。”

但我不反對溝通東西文化的馬可波羅。而且歡迎現代的和將來的馬可波羅,擴大東西南北的文化交流,發展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交易。和平共處,自由旅行,由小康而達大同。世界如一家,各族為同胞。這是我衷心的禱祝,也就是這本小冊子的中心意旨。

這個集子是我自抗日戰爭勝利后,來歐留學至今的一些文字。其中有幾篇在國內外發表過,如“泛論中國與歐洲文化的關係”中的一節,以“泛論中德文化關係:十七、十八世紀”為題刊載于“海交史研究”,泉州1993年第2期(115至118頁)、“中國瓷器對德國麥森瓷器的影響”,載于“福建文博”,福州1995年第1期(6—8)。“席勒劇作《徒朗多》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載于“海交史研究”,泉州1995年第1期(116—120)。“試論歌德的《中德季節與時辰》組詩”及“歌德與中國藝術的關係”,是從德文本中節

譯的，原載于 Goethe Jahrbuch (歌德年書)，Bd. 101. 1984 年。魏瑪 (Weimar)。

“紀念丁玲”、“紀念郁達夫”是我譯“丁玲選集”和“郁達夫小說選”的書后和跋詩。丁集于 1987 年在德發行，郁選于 1990 年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此書之能問世，實得同期校友李瘦明學兄的鼎助，校正文稿，及其公子偉強的排印，特致謝意。

在這里，我還是希望讀者朋友們，把這本“旅歐文集”當作討論批評的對象，并請不吝賜教！

楊恩霖

1996 年 12 月 8 日于柏林

旅歐文集

目 錄

南泉別后赴桃源——從昆明到瑞士·····	(1)
柏林初會·····	(17)
一個德國女工的生日·····	(27)
回憶祖國之行·····	(59)
德國現形記·····	(84)
柏林地鐵的音樂家·····	(91)
地鐵乞婦·····	(93)
泛論中國與歐洲文化的關係	
——從漢代至十七八世紀·····	(94)
中國瓷器對德國麥森瓷器的影響·····	(107)
試論歌德的“中德季節與時辰”組詩	
(亦譯“中德四時晨昏雜咏”)·····	(112)
歌德與中國藝術的關係·····	(138)
席勒劇作“徒朗多”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149)
索布族——德國唯一的少數民族·····	(158)
易北河上十九曲·····	(161)
祭魯迅賦·····	(166)
賀麟教授先生從事教學與研究	
五十五周年紀念·····	(167)
悼念賀麟教授先生·····	(168)
紀念徐悲鴻大師——水墨引·····	(169)

紀念郁達夫·····	(170)
紀念丁玲作家·····	(171)
悼托馬士·曼·····	(173)
悼周恩來總理·····	(174)
悼三上次男先生·····	(176)
贈草野繁先生·····	(177)
滇中一人物——紀念范承樞先生·····	(178)
華夏頌文——兼贈蘇世田學兄·····	(179)
縣參議會組織條例第五條解釋上的商榷·····	(181)
悼李守業·····	(184)
熱心桑梓教育工作的李溶老師·····	(185)
高陽臺(和李渡明兄)·····	(188)
附李渡明高陽臺原詞·····	(188)
歐游歌·····	(189)
藝人女·····	(191)
跋·····	李渡明(192)

南泉別后赴桃源 ——從昆明到瑞士——

好容易辦完了出國手續，在四季如春的昆明，靜候着赴歐船出發的消息、一月、兩月、三月都沒有確切的行期，不是船期不易趕上，便是船票價不斷的增加，由四十四英鎊加到六十四英鎊，以至七十三英鎊。這還是三等艙的標價呢。而申請外匯又是那樣的緩慢繁雜。四八年五月下旬，接到香港中國旅行社的來信說，六月十四日法國郵船安特里朋(Andre Leton)號由香港開往馬賽，須在五月底以前到港購票。後來經幾度打電報去交涉，並且將六十四英鎊的匯票寄去，才許我在六月八日以前到港購票。因為還差九英鎊的船票價，頗傷腦筋，幸得幾位老友幫忙，终于在六月八日的中午乘霸王號飛機赴香港。臨行時真有些戀戀不舍，舍不得離開這冬暖夏涼的家園，依戀着這東方的“瑞士”——昆明。幸好此去是到瑞士，還可稍減離別的痛苦。但不知歐洲的真“瑞士”，是否比得上這東方的“瑞士”。

飛機掠過“昆明湖”(滇池)上空時，更使我增添無限的離愁別緒，嘴角邊不禁發出“可愛的故鄉，再見吧！”的嘆息聲。

香港夏季無蚊蠅

當天下午五點鐘(香港時間)抵九龍機場。渡海到香港時，就忙着換港幣(國幣百萬換港幣四元五角)，購船票，找宿處。這裏的旅館費頗高。單人房間每天平均都在十五元港幣以上，最低的不下八元。吃飯西餐每餐六元，中餐三元即可。還有一種名叫“招牌飯”的，是將該飯館中比較有名的菜放在飯上，每盤一元五角。胃口不大的，吃一盤即可充饑。香港的清潔衛生比內地好得多，雖是炎熱的夏天，很少發現蚊子和蒼蠅。旅店好的房間內是不懸蚊帳的。同是中國，外人統治下的香港會如此潔淨，而內地則反

是，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香港、九龍自殺的案件特別多，扒手小偷更多，每天的報紙上均有報導。懸梁、跳海、墜牆、服毒……花樣百出，大部分是受經濟壓力所致。投機商人、黨派活動都紛紛集中在這個地方，動輒可以左右國內的市場。內地資金排山倒海地涌向這兒。真是我國經濟上的一大致命傷，可以說是“毒瘤”，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毛廁”。藏垢納污，無所不達其極；但另一方面也是一“自由天地”。

候船的苦悶

日復一日地在香港候船。六月十四日的開船期已經過了，還不見船來。天天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消息。始知法國郵船安特里朋號因販運鴉片，在上海被扣，開船日期不定。并聽說，我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已提起公訴。這真令我憂樂交集。樂的是我國法院現在得審訊法帝國主義者，憂的是我的川資將罄。不得不趕快打電報回昆明向親友告貸。有時又想到廣州去，那兒生活比較便宜些。而旅行社又告以安特里朋號到港日期不定，也許三四天即可到港。去穗僅可多維持兩三天，而且，如錯過船期則太不值得了！旅館住不起了，乃與同鄉某君交涉借住其寫字間，得免去龐大的旅店開支。在香港候船將近三個星期了，至六月二十五日晨中國旅行社來電話通知，謂安特里朋號已由上海開出，二十七日上午即可抵港，當天下午八時即將由港開赴馬賽。一片焦急的心情，到此始得稍安。

法郵船上盡是老鄉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在九龍船碼頭踏上了法國郵船安特里朋號(Andre Leton)。據說這艘郵船，遠在二十年前就行駛于歐亞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我國赴歐洲留學生多半是乘這艘船去的。現在早已過了它的服務期。不過內部設置也還不錯，分一、二、三等艙及統艙。有茶室、有餐廳，有音樂室。臥室內普通住四人，雙層床，最大者住六人，小者住兩人。有梳妝臺、自來水

盆等設置，就是住三等艙有窗子的也够舒適了。船上乘客約六百餘，以法國歸僑較多，英、德、意等國人亦有。我國約四十餘人，留學生計二十四人，赴法者十六人，赴瑞士者六人，赴英一人，赴荷蘭一人。我國派駐法國大使館公使凌其翰博士亦同船赴法，濟濟一船，毫不感到孤單與寂寞。夜十時船在燈火照耀中，離開了香港，向黑沉沉的大海駛去。

南海中學救生

第二天船行駛在茫茫無際的中國南海，四圍天水相連，形成一大圓圈，中是水的顏色，比天的顏色深、藍而帶紫，否則真如同在天上航行一般。上午十時許，船員水手們教乘客們學習如何自救，如何背上救生圈，如何準備上救生船，如何認清自己上救生船的位置。殷勤的指導乘客。我心里暗暗地想着，南海慈航普渡的觀世音菩薩會保佑我們的！

西貢僑胞盛大的歡宴

七月一日晨六時船駛入湄公河(Me-Kong)。河道屈曲如羊腸，兩岸都寫天然林，密不可通。棕樹芭蕉等熱帶植物甚多，計行九十九彎，始抵西貢。下船時已是十一點鐘了。西貢市街雖然是法國式建築，但商店招牌都是中國字，只是附注着法文而已。地攤很多，有賣“叮叮糖”的，有賣“米錢”的（此地叫索麥亞），景況與昆明相彷彿。物價比香港便宜，米每百公斤售 300 越幣(Pi-aster)，香皂每條三元越幣。美金一元可兌換越幣三十八元，港幣一元可兌換越幣七元五角。乘客們多購米及換越幣，聽說運米到法國可賺十倍的價錢，帶越幣到法國每元越幣可換十七個法國法郎。美金一元僅能換三百四十法郎。但海關限制每一乘客只許購五十公斤米，僅能帶約值六千法郎的越幣。

七月二日上午，隨三個僑生赴西貢西南約五里許的堤岸，參觀嶺南學校及一華僑小學。設備比內地學校完善，學生秩序極佳，皆為此地僑胞苦心經營的結果。晚七時，華商總會在堤岸會館，歡宴凌其翰公使暨赴歐留學生。華餐粵味，極為講究。酒過三

巡，會長致歡迎詞，略謂我國僑胞在此人數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只以國家多難，法國人對我僑胞日加壓迫，希望凌公使此番任駐法大使館公使，多對僑胞予以庇護，并望赴歐學生，努力學習西洋長處，造福桑梓。賓主濟濟一堂，至十一時始盡歡而散，并以小汽車數輛，送我們上船。

兩日來西貢下午皆落雨。據本地人說，到了夏天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的。十歲左右的小孩們，多不穿衣服在雨中嬉戲。這裡的治安不佳，越南國民黨活動甚為猖獗。公共場所、娛樂場所及法國官署殖民機構，聽說常發生爆炸事件或刺殺事件。法國殖民軍隊雇傭部隊駐此甚多。夜里十二點鐘以後，早上七點鐘以前為戒嚴時間，街上不許人通過。越南革命之苗已在成長，獨立、自由、自主之望也不遠了。

三日上午七時，法駐越軍隊二百余人上船。彼等系換防返法。至十點鐘將開船離此時，駐西貢法軍列隊在碼頭歡送，軍樂喧天，極盛一時！

令人欲醉的新加坡

船順湄公河西駛，在南海中航行不到兩晝夜，就到了新加坡。島嶼羅列，市肆興盛，建築宏麗，街道的整潔遠勝于西貢。七月五日下午一時上岸後，照樣是要換點錢的。美金一元換新加坡幣二元四角。雇小汽車逛遊一刻鐘，就得花新加坡幣一元五角。市區面積差不多有同時的上海大，約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約二百多萬，華僑近百萬人。馬來人并不多，且多半是英人的奴隸，皮膚棕黑。據一華僑對我們說，馬來人的風俗很奇怪。老頭兒多同妙齡女郎談情說愛。酒店中，樹蔭下及咖啡室里，都可看見一對對的“老少配”。

晚霞中船離港口西行，小島愈來愈多，都是碧草如茵，林木高聳，島與島間還有小鐵橋相連。一幢幢的亭榭樓臺點綴其間，令人神往。海心燈塔忽明忽暗，四周電燈閃閃發光。偶爾飄來絲絲雨點，雖然距赤道不過五度，但還覺得涼爽。尤其是綺麗的晚景，更是令人神往，陶陶欲醉了。港口出了一個又一個，參差交

錯，形勢非常險要。英人將其作為海軍根據地。據說，太平洋戰爭發生時，日寇繞道北面才攻下的。

哥倫坡會遠征健兒

在馬六甲海峽中行駛了兩天，開始進入印度洋。風浪漸漸大起來，暈船的人也隨之而加多。浪花變成雨絲，在陽光中映出虹霓，真令人賞心悅目。七月十日下午三時，船抵錫蘭島的南面。海中的小木船愈來愈多了。在狂風巨浪中前進，有時被波浪沖斷了視線，小木船簡直像沉沒了一般。正在為他們擔憂時，忽而又浮起來了，而且浮得非常的高，好像飛騰空中去了。他們的勇敢，真令人欽佩啊！船繞着錫蘭島走。山丘上的寶塔（浮圖），隔不多遠就有一座，這是島上人民信仰佛教的表現。下午五點多鐘，哥倫坡（Colombo）在望了。海水突然出現一條鴻溝，靠陸地的一面是草綠色，另一面是油黑色，這是深淺陡然不同的緣故。六時船抵哥倫坡港口。港口的石堤長約五里許。驚濤拍岸，好像一個個銀山出現。堤上築有炮臺，形勢險要。船駛入港內，見一銀灰色軍艦上，懸有中國國旗及黨旗，一看就知是重慶號巡洋艦，是英國贈送我國的。艦上站滿了我國留英的海軍學生，白衣白帽，甚為整潔英武。在異鄉見了這批復興中華的生力軍，大家顯得分外高興。凌公使和我們這些後來的留歐學生，一同向他們歡呼：“重慶！重慶！”聲音剛剛發出，他們馬上就報以狂烈的掌聲。歡呼聲、掌聲，一時交錯不停。連同船的外國乘客，法國人，船員水手們，都不約而同，跟着我們高呼“重慶”了。懸着中國國旗的登陸小艇中的‘老鄉’，也招手呼喚了，直到停船才慢慢停息。

上岸時已是八點鐘了，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換錢、美金一元換三元五角盧比（3.5 盧比），一英鎊換十三盧比，這裡是英鎊集團區域，所以英鎊比在其他地區值錢些。我們走到街口，許多汽車夫就前來兜攬生意，要價非常的高，常在實價的一兩倍以上。游逛一刻鐘市區，就要二十多個盧比，其實十多個盧比（Rupee）就可以了。小汽車的式樣美觀新奇，比國內富商大官們坐的闊綽多了。我們幾個窮學生為了節省旅費，沒有雇車游覽，只是步行

觀光罷了。各家商店門口，都有一兩個古銅色皮膚的印度人（今稱錫蘭人），在兜攬生意。殷勤地對顧客說，他們的商店里有許多好的貨色，象牙啦、香烟啦、風景照片啦、巧克里糖啦、照像機啦、望遠鏡啦、各種郵票啦。他們跑出跑進，總希望你能買一點。有時看你在欲買不買之際，他會來拍拍你的肩頭，拉一拉你的手，稱贊你幾句，總希望你買一兩件。一直到你走到別家商店門口時，他才會折回的，真有點像國內的叫化子，在街上向路人行乞一樣。當你還沒有走到另一家商店門口時，那一家的店員又來招呼了。請你進他們的商店里去，拿這樣給你看看，拿那樣給你看看，總說是價廉物美，別的地方買不到。若你買成了，臨別的時候他會對你鞠躬，陪個笑臉，說聲：“晚安！”印度人（錫蘭人）這樣會做生意，真是少見。

哥倫坡（亦譯科倫坡）街道的整潔宏麗，遠勝于新加坡和西貢。每過十多棟大廈就有一塊小花園，布置得很雅致。雖然是夜間，在明亮如晝的電燈光下，也可看到一些花草和那亭亭如蓋的樹木。我們一行五人，這街走到那街，彎彎轉轉的逛了一趟，真好像劉佬佬進大觀園，又好像天方夜談中的“一千零一夜”。

這兒還有一家中國菜館叫“北平酒家”。據說此地華僑有四百多人。我們在街上逛了兩個多鐘頭，最后到一所寺廟里去參觀。佛像甚多，與我國的極類似。入室須脫鞋，清淨莊嚴。錫蘭人多信佛教。婦女都披着紅黃色的絲綢，無領無扣，好像披袈裟一樣。我們回到安特里朋號船上時，已是十一時一刻了。這夜兩點半鐘，船即離港繼續西行。

大風大浪的印度洋

從七月十一日以後，風浪一天比一天大起來。油黑色的海水掀起無數白頭的浪花，白頭之下又呈現出嫩綠的色彩。尤其是船旁涌起一重一重的白沫，白沫下為碧綠的海水。真的，好像村姑用肥皂洗綠布褲子，洗出很多的綠色泡沫一樣。每天下午，風浪特別大些。浪花打上了船頭，甲板上經常是濕的。天花板上的管子，常常滴下銹水來。船身一上一下，偏左偏右，不停地在動蕩，

有時船頭像要插入水中去了一樣。在甲板上或艙房里，都覺得站不穩，東倒西歪的，好像喝醉了酒一般。用膳時，桌上的杯盤都會搖動起來。暈船的人，這兒一個，那兒一個，哇哇地吐起來。有一兩天，甲板上很少有人，原來都是因為暈船躺在床上去了。快一個禮拜了，還沒有看見一點陸地，連海產品也看不到一樣。一片油黑色的水面上，常覆着濃密的霧層，單調極了。雖然是暴風雨，只聽見波濤在吼叫，而無電閃雷鳴。航海以來暴風雨已經很多次了，而且又值盛夏，但還沒有看到閃電，也沒有聽到雷鳴。我真懷疑雷與電，恐怕是陸地上的現象吧！

不毛之地——吉布提(Djibouti)

十七日的清晨，船駛入了亞丁灣，印度洋已到了盡頭。西南岸就是非洲大陸，橫亘着一條高低起伏，峭壁如削的山嶺。呈赤灰色，沒有樹也沒有草。偶爾可以看到一片銀灰色的沙灘，上面或疏或密的散布着，一些灰黑色的頑石，看去好似羊群，又好似駱駝群。

十八日下午七時，船就停泊在這非洲大陸的一個小海港——吉布提(Djibouti)里。吉布提市區很小，商店不過二十多家。馬路也不好，灰塵很多。法國式的房屋矮小稀疏。這裡的人都是黑人，又瘦又黑，形如“栗炭”(標炭)。頭髮生得不整齊，好像火燒過一般，看去有些可怕，也叫人憐！許多黑人小販，拿着幾張各類的紙幣，吉布提法郎，法國佛郎，越幣(Piaster)，美金……等，招徠游客行人，沿街叫喚。游客一不留心，不是受騙，便是被偷。本來吉布提法郎兌法國佛郎(法郎)1個，市面上為二法國佛郎兌換一吉布提法郎，越幣一元可兌換五吉布提法郎。小販們往往以法國佛郎充吉布提法郎，意圖蒙混。市區也有些小樹在房屋周圍，但很少，恐怕是樹木經不起無情而多的灰沙。有一處矮小而破舊的“土撐房”，就是本地人(非洲黑人)的住宅。他們貧苦萬分。婦女們多半戴一黑面罩，穿着破舊的黑布衣服，赤着腳。一團漆黑，而且骯髒不堪，據說是用水很缺乏的緣故。他們生活，多靠這洋巨輪停泊時，乘機賺旅客們一些錢來維持的。此地產咖啡及

石油，但被法國殖民主義者剝削得精光。他們過的簡直是奴隸生活。這兒氣候炎熱，據說很少下雨

美麗涼爽的紅海

船在吉布提停泊了一天，十九日下午五時后不久，駛入了巴布厄爾曼特峽(Bab-el-mandele)。熱風一陣陣吹來，好似理髮店里的“吹風”一樣。吉布提雖已酷熱，但風還是涼的，而這兒的風簡直是熱的。多數乘客只得在船頭甲板上賞月談心，不願回到那悶熱不堪的房間里去。雖然夜深了，我們仍不願回艙房，我們就在帆布椅上伴月而眠了。夢里還在恐懼着紅海的熱。

翌晨轉涼，知已到了紅海。幾天來雖都是晴天，而氣候却一天一天地涼爽下來。在祖國時常聽到人說，“紅海熱極了，夏天更加厲害，連明代的航海家鄭和都怕紅海的熱哩！”事實上熱而且涼，足見傳說的不可靠。但也許是氣候轉變，因時而异吧。紅海里的紅藻不時可見，方塊圓塊隨着碧波飄蕩着。據說這就是紅海名稱的由來。紅海里的大沙魚(名鮫或鯨)多極了，體呈圓錐形，約有一頭豬大。一對一對的出沒波心。尤其是夕陽將沒的時候，晚霞映紅了海面，大沙魚們雙雙對對，在與船賽跑。興致濃厚的乘客們，多跑到船頭的甲板上觀魚。我沒有更好的語句來形容它，就稱作“雙沙齊躍”吧。這幅‘晚霞魚躍’的美景，真是“開心”極了。

兩岸景物懸殊的蘇彝士

蘇彝士((Suez)運河，橫斷蘇彝士地峽，溝通紅海與地中海，全長166公里。其寬就水面計，為80至135米。若就河底計，則為45米至100米。深為11米至12米。公元一八五四年法人富雷塞布創議開鑿。一九五九年開工，一九六九年完成。

二十三日晨船進入蘇彝士灣。東西兩岸都是山巒，山鋒峻峭如畫。粉紅的岩石與朝霞相映，更顯得美麗。東邊的崇山峻嶺就是有名的西奈山(Sinai)。相傳古時摩西由埃及逃回，就是越過這西奈山的。當天下午四點多鐘，船已到了蘇彝士灣的盡頭。淡

黃色及金黃色布帆的小舟，漸漸地多了，對面綠樹蔥蔥的地方就是蘇彝士。是輪船在蘇彝士停泊的港口。港內船舶棋布，好像是待渡蘇彝士運河的。當地政府不許乘客上岸，所以只好目游了。市區看去有兩部分，西岸的部分較大，樓房密集，港心的一部分較小，樓房間的林木高與屋齊，環境比較幽美。一剎那，真令人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船駛入蘇彝士運河。河口西岸矗立着一塊巨大的石碑，高約五丈許，寬約八尺，兩邊有石豹各一，卧于堤上，狀甚凶猛。碑上的字看不清楚，是一塊開鑿運河的紀念碑。運河的堤岸，是石頭和水泥築成的，非常整齊而堅固。河道很直，像一條大馬路，萬噸以上的船舶皆可航行無阻。河水非常平靜，船支魚貫而入，將河水擠得拍岸作聲。東岸是一片灰色的沙漠，一望無垠。日光顯着閃閃發出銀白的光澤，與西岸的碧綠原野廣廈高樓，形成一鮮明的對比。運河是連接三個小湖泊而成的，即苦海、巴拉湖、孟利辣湖。其中苦湖最大，湖水碧綠無波，只隨和風泛起漣漪。湖心風帆往還，巨舶星列，四周都可看到邊涯。南北兩端，比較遠些，有時天水相連。四周都是田疇鹽畝，樹木村落。遠處還有隱隱的青山。湖濱有一很大的飛機場，飛機常在空中飛翔。此地距開羅僅二三十公里，到開羅的旅客多半由此下機。湖水太可愛了，看去好像故鄉的‘昆明湖’。我不知道這湖確切的名字，就叫它“西方的昆明湖”吧。小湖過完了，依然是一條平直的運河。岸上花園、亭榭、布置得很典雅。西岸是一條柏油馬路，順着運河走。小汽車、大卡車、吉普、摩托、軍車等不斷地奔馳。雖然路旁都是灰沙，但路上却不起一點灰塵。柏油路旁是一排茂密的柏樹，樹下偶爾可以見到黑衣的埃及女郎在乘涼。她的旁邊卧着一群白色的綿羊，還有幾匹灰褐色的駱駝。或卧、或跪、或立，點綴得別具詩情畫意。不過這些都是西岸的景物，東岸仍然是白沙一片。顯然這就是運河東西兩岸的不同。這條運河成了東西兩面的一大鴻溝。船的那邊點綴着幾個小山形的小島。海水的顏色完全同天色一樣，小島就像天空中浮着的云霧，也可以說是仙島吧。

塞得港的水上市街

一天的工夫，船由蘇彝士運河的南端駛到北端，這兒就是埃及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大商港——塞得港，東西洋交通的樞紐。市街都在水中。縱橫的水道，仿佛就是市街的大馬路，往來的船舶代替了馬路上馳驅的車輛。房屋建築異常密集，有點像我國上海的外灘。港口有一座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伸着左手，似指着蘇彝士運河。這就是開鑿運河的大工程師。他的名字已經忘了，你能告訴我嗎？——有的人說，它就是創議人雷塞布（Ferdinand de Lesseps, 1805 至 1904）的雕像。

是晚船停泊在港口。當地政府因地下黨派活動厲害，不許乘客上岸，我們只好在燈火輝煌中，眺望這水上城市了。不多時，一艘、二艘、三艘……無數的小木船駛來了，載來了滿船的皮貨：皮箱、皮包、皮鞋、皮旅行袋、皮圓凳……此外還有香烟、糖食、西瓜……等，蜂擁地擠到‘安特里朋’號的兩邊。埃及小販操法語英語叫賣，喊聲特別的高。一雙皮鞋要賣十多元美金，一個旅行袋也要六七千法郎（法國佛郎）。生意談成了，他們就把裝在小木船上的長繩的一端擡上輪船來，請顧客拉着，繩上系着一個棕色皮籃子及你所要的東西。他叫你位上去，你看好貨色，講好價錢，你就收下貨品，把應付的錢放在皮籃子里。再把籃子弄偏（以防錢掉），系好后，再由他慢慢拉下去。如果是大鈔票要他找補的話，你就要好好的拉着繩子，叫他找補后放在棕皮籃子里再拉上來。仔細看清楚應找補的鈔票及數目，才能放下繩子。如果一不留心，往往會上當的。

小木船一連圍了幾個鐘頭，賺得的錢已不少了。到深夜十二點多鐘，他們還不離去。船方派茶房用水龍頭放水驅逐他們，可是無濟于事。當放水時，他們把小船划開了一點。不放水時，又蜂擁到輪船邊叫賣。直到深夜二時，才漸漸散去。

第二天早上太陽剛剛升出海面，輪船的旁邊又布滿了小販們的皮貨小木船，繩索拉上拉下地在做生意。據說這兒的皮貨比歐洲便宜，所以多數乘客都買了一些。

晨八時輪船啓碇，離港向地中海駛去。小販們的木船，方才散去。

崔巍的克里特島

地中海的水色特別美妙，靜靜的碧波上添上綠綠的波紋。水面像油漆過一樣，好像杭州的鐵錦，又好像湘綉的緞面。晚霞映着海水，更顯得綺麗可愛。地中海航行的第二天下午五點鐘左右（已是七月二六日），看見北面隱隱約約的遠山，知是克里特島（Crete）了。船漸漸靠着島走。幾重山峰，高聳入云。山脉走勢，若萬島奔騰，連續不斷地起伏在海邊，一直到夕陽西下時還可見到。這古希臘的大島，上古時代愛琴文化的中心，真雄偉啊！

西西里島看日出

航海已經一個月了（七月二七日），行程也漸漸的遠了。爲了貪戀清晨涼爽的夢鄉，每日起床都是日上三竿，沒有看到過日出的奇景。在海上看日出的機會現在不多了。於是二十八日的清晨，我和一位同艙的赴荷蘭學農的唐君翹平，起得分外早。走到甲板上，這時東方已現出一片紫色。北面及西南面青山隱隱，這就是西西里島（Sicily）及意大利南端的勒佐半島（Reggio）了。天空中只有啓明星在閃閃發光，其他的星星都已收起了她們的光輝。一會兒，東方放出萬道紫金色的光芒，把海水映得通紅。西南邊的高山上濃雲片片，那兒就是西西里島上的埃得納（Etna）火山，正在發出熊熊的火焰。我正在打開地圖研究，日光向海心一瞥，朝日上來了，露出梳子大的一小塊，酷似赤紅色的新月，在碧波中蕩漾。冉冉地從海面升起，上白下赤中金黃，調和得十分均勻。一剎那光芒四散，西西里島上的一切，變得分外新鮮而活潑。西岸的高峰愈加清晰。一團濃霧在山頂凝聚不散，慢慢向東瀉去，形若一條白練。頂上濃烟蠕蠕在動，我們都深信這是一座火山。